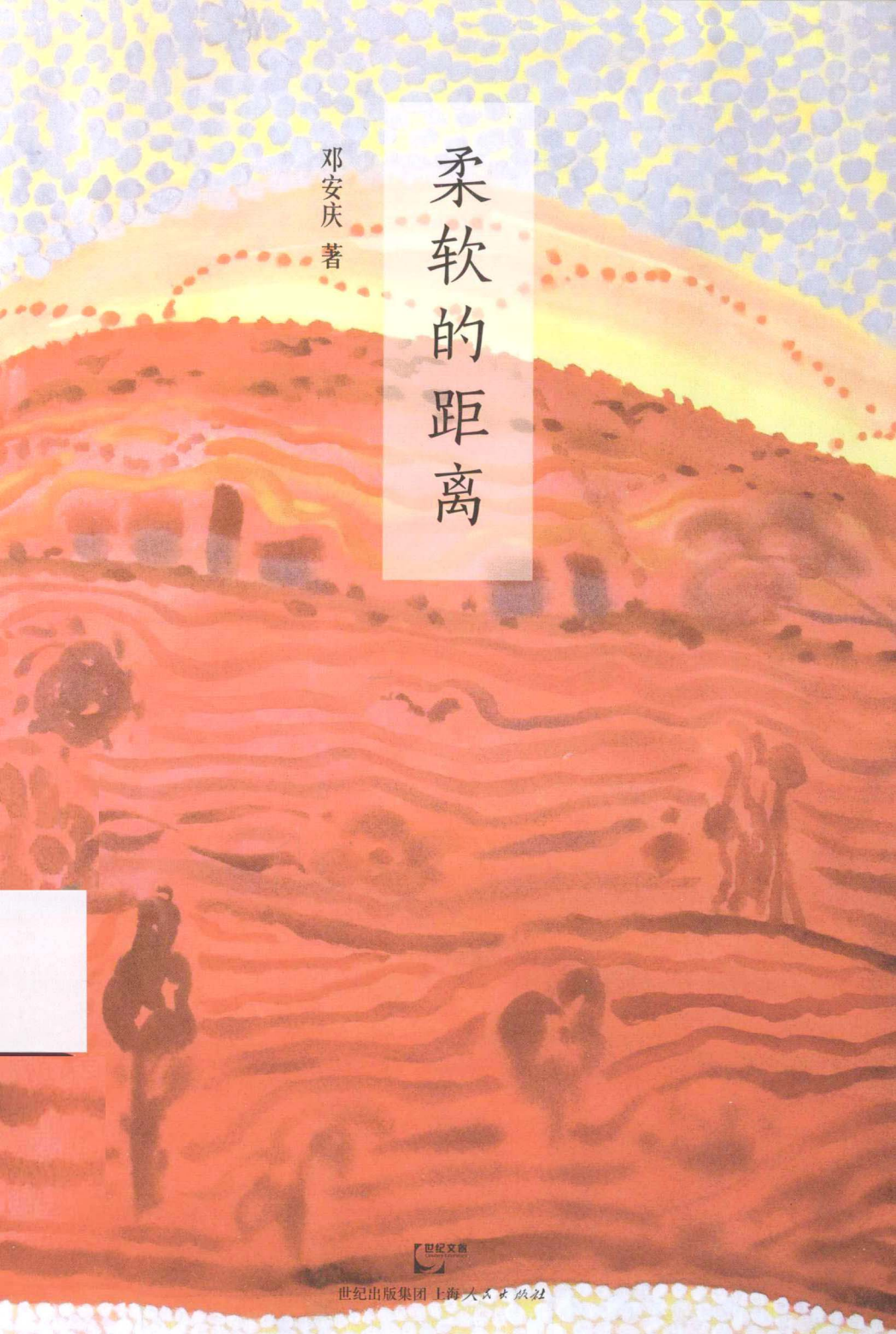




# 柔软的距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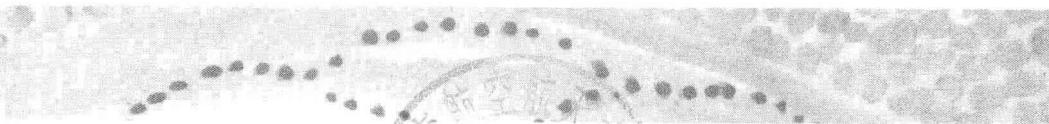
邓安庆 著

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# 柔软的距离

邓安庆 著

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柔软的距离/邓安庆著. —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13

ISBN 978-7-208-11443-2

I. ①柔… II. ①邓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②散文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118677 号



出品人 邵敏  
责任编辑 张玉贞 任柳  
装帧设计 赵瑾

---

**柔软的距离**

邓安庆 著

---

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)

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

上海景条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7.5 插页 1 字数 148 千

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08-11443-2/I·1144

定价 26.00 元

高军序

## 幽暗中的体验者

邓安庆写了一本新书，书名叫《柔软的距离》。蒙他青眼，让我给这本书写个序。我想了半天，不知道该从哪里下笔。记得有一次我跟他吃饭的时候，菜是一种很辣很辣的鱼，他吃得唏噓不已。他简单谈过一些自己的经历，简历不复杂：跟大多数从农村考上大学的青年一样，出了学校门一脚迈进社会的大门，高一脚低一脚地走，找工作，干一阵，辞或者被辞，有那么一两年，什么工作都干不长。反正就这么折腾来折腾去，永远处在饿不死、也胀不坏的生活状态下面。稍微好过那么一两个月，还来了外地的穷朋友需要救济。但他也这样活下来了！我问他为什么叫邓安庆？他就笑起来（那时他还是一个瘦子，脸上的笑容清晰，如同水里鹅卵石一样历历可数），他说很多人问过他这个问题，以为他是安徽安庆人，其实都猜错了，他是湖北人。

安庆给我看过一张照片。我说我小时候做梦的时候曾经梦到过这样一个地方，一条江，天上一片云彩也没有，极其辽阔。江水清得不像是真的，两岸有一些白房子。安庆说他以前就在这个地方念书，说学校就在照片上的某个位置。他说他从这个学校毕业后，就出来帮人推销酒，湖北度数最高的一种酒，酒名字我就不说了，免得有帮人做广告的嫌疑。这样做了一段时间，又跑到西安去——结果饿得半死！一天吃一个馍还是两个馍？想不起来了。等下次见到他，我再问问他具体怎么样一个饿法。饿得实在受不了，就跟人跑到苏州去打工。《柔软的距离》里一些章节就来源于苏州的一些个人生活体验，但也不会具体到某种事情或者人物是原样搬演出来的。

我的几个表弟和堂弟都在外面打工，过年回来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，他们也会谈到工厂的打工生活。他们都不想做，说太单调，能把人给做疯了！又不想回老家种地，说在乡下存身不住。说农村里没有文娱生活，自己一直在上学，也不懂怎么种地。我说你在工厂不也是没有文娱生活吗？天天加班文娱个屁呀！他仰着头想了一会说：“晚上想找几个人喝酒。站在院子里一喊，就来好几个。这个不算啊？”我问他：“这也叫文娱生活？”他说：“这不叫文娱

生活叫什么？”现在在我们村里想找个年轻人都难。大姑娘、小媳妇，但凡不痴不傻、全须全尾的全出去了。平常想在村里找几个年岁相仿的人在一起吹吹牛、喝喝酒都找不到。上一代人还有些乡土之念，厂里有些岁数大的人，虽然住在城里也能感觉到节气变化。或者听到外面鸟叫，要怔忡一下说：“哦！要泡稻种了！”“要下小苗秧了！”

邓安庆在苏州工业城时的生活大概和我表兄弟们的生活状态差不多。他说他们厂的保安坐在门口实在太无聊了，就数每天从厂门口经过的汽车。一天下来过去多少单号车，一天多少双号车。我问他那时写不写东西？他说写呀！他说当时写东西更多是为了打发这种无聊的时光，因为这种日子你是看不到尽头的。它不像一个隧道，远远的还有个圆光在诱惑着你走下去。而在工业城的生活完全是黑咕隆咚的。好像那段时间安庆的产量比较高，过几天就在网上贴一篇。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有这样几篇：《换台》、《菜铺》、《烟》。另外他写乡村的几篇当中应当是写亲戚那个系列比较好，有一种悲悯的情绪沉浸在里面。写短篇小说节奏感相当难把握，就因为短才不好写。像写字当中笔画少的字，没法藏拙。

我跟安庆聊天时说，你也可以认认真真写一点，也可以胡扯八

道写一点。不要急于一下子写成某种类型,这样就不好玩了。而且文学这东西也不要看得太郑重,就像在学校里你心仪一个女生,看她太严重了,心里反反复复想的一句话想表白,老是不敢说。写一封情书,看看这样写也不好,那样写也不好。后来一个坏小子走上去,替你把心里的话说了,结果那个姑娘挽起那个坏种走了。

安庆到了北京之后,有一段时间写得少了。我问他在干什么?他说过去居无定所,不敢买书,老要搬家,书买多了搬家麻烦,现在总算有个相对固定的住所了。我想看看书,或者什么也不写。就饱食终日无所事事,等到想写的时候再写。好像没过多久,他又搬家了!我在北京傍晚的时候看到天上飞过乌鸦,就想到他。乌鸦叼着几根树棍子,哑哑地从头上飞过去。安庆每次搬家多多少少还有点东西,像这几根树棍子。乌鸦叼着,安庆或扛或背,在北京跑来跑去。

高 军

2013年4月27日

## 目 录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      | 高军序/ 幽暗中的体验者 | I   |
| 人 间   | 马路上的父亲       | 003 |
|       | 丝瓜蛋汤         | 010 |
|       | 外面下着雨        | 015 |
|       | 跟踪           | 021 |
|       | 换台           | 026 |
|       | 你才是流氓        | 030 |
|       | 纸脸           | 034 |
|       | 收起你的兰花指      | 041 |
|       | 口福           | 047 |
| 工 业 城 | 菜铺           | 055 |
|       | 奔跑           | 061 |
|       | 清洁           | 067 |
|       | 马路           | 074 |
|       | 散步           | 079 |
|       | 烟            | 088 |
|       | 锄头           | 094 |
|       | 天光           | 103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<b>那些人,那些事</b>     | 追赶        | 127     |
|                    | 馒头        | 131     |
|                    | 明天没有鸡蛋吃   | 135     |
|                    | 狗是土狗      | 139     |
|                    | 我承认对你不够温柔 | 143     |
|                    | 母亲过年时     | 147     |
|                    | 如厕记       | 151     |
|                    | 有车一族      | 155     |
|                    | 再买一瓶去     | 158     |
|                    | 小刺        | 161     |
|                    | 不听话你就打    | 164     |
|                    | 独此一声      | 167     |
|                    | 柔软的距离     | 171     |
|                    | 夏逝        | 174     |
|                    | 与兄同车      | 180     |
| <br><b>关于城市的乡愁</b> | 北京的细节     | 187     |
|                    | 出走        | 190     |
|                    | 关于城市的乡愁   | 194     |
|                    | 房东与狗      | 197     |
|                    | 看不见的小孩    | 201     |
|                    | 关于她的片段    | 204     |
|                    | 健身记       | 210     |
|                    | 南游记       | 214     |
|                    | 冒牌福尔摩斯在旁观 | 221     |
|                    | <br>后记    | <br>225 |



## 人间

马路上的父亲 / 丝瓜蛋汤 / 外面下着雨 / 跟踪 / 换台  
你才是流氓 / 纸脸 / 收起你的兰花指 / 口福



## 马路上的父亲

特别糟糕的是,我们没有车子回家了。

父亲在马路上看有没有可以搭乘的车子,那空荡荡的路面没有一丝车胎碾压过的轰隆声。我蹲坐在花坛上,风咻咻地从公园的槐树林那边削过来,我又裹了裹上衣。父亲从马路牙边转身回来,冲我一笑。见我不搭理,自己从口袋里抽出一包烟,自己一根,递给我一根。我拿了,他点着自己的,又把火机给我,我也点了。我们就这样默默抽着烟,看着马路。我斜眼看了父亲一眼,他的脸埋在烟雾中,经昏暗的路灯灯光笼着,莫名让我想起黑色的铅球。这颗球沉甸甸地支在他瘦长的脖颈上,风吹不动,我也看不透。这样的一个人,是我的父亲。我感觉自己从自己的躯壳里脱壳成为另一个人,他站在我们之间,看着两个男人,一个是父亲,一个是儿

子，都是陌生的存在。

我舔了一下自己的嘴唇，我感觉我的胃部翻起一阵甜滋滋的疼痛感。父亲的脚在划动着，从花坛边缘的第一个方格滑到第四个方格，他的草绿色军鞋鞋带松松地垂落在草间。我说：“我们去找个旅馆睡。”父亲扭头看我一眼，我的身体一下子紧张起来，仿佛那颗铅球要甩过来，然而他只是看着我说：“是我不对。”我本想说没关系的，可我就是没说。我依旧抽我的那半截子烟，父亲的烟很糟糕，吸到喉咙里有火急火燎的毛刺感，我忍不住咳嗽起来。“是我不对。”他扭过头，半边脸在光线下暴露出皮肤的沟壑。我吸了最后一口，把烟头扔掉，“先找个饭店吃饭吧。”

从公园穿过，隔了一条马路，我们找到了一家粥庄。父亲的头颅在粥庄雪亮的灯瀑下，恢复成人的形貌，他的眼睛从斩断黑暗进入的门口扫到只有我们两个顾客的大厅，最后回落到奶黄色桌布铺就的塑料桌上。抽纸盒。小盐罐。小醋罐。酱油罐。他用眼睛扫了一遍，又扫过一遍。他不抬头，他不与我的眼睛汇合。粥庄的服务员拿着铝合金大方盒子，从二楼下来，刚洗过的盒子被他一抖动，水珠抛起，又被接住，发出轻软的铛铛声。腊八豆炒荷包蛋二十二元，生滚牛肉滑蛋粥十三元，酸萝卜老鸭汤二十八元，广式腊肠鲜贝粥十二元。“你要什么？”我把菜单伸向他，他接过去从第一个看起，我又收回，“等不及了。”他也不抬头，眼睛盯着自己手上的茧子，那茧子像一枚蛋形的戒指反戴在他的手指内侧。香椿千层肉卷，糯米肉丁烧麦，两碗青菜粥。要快！

他打着呵欠，嘴巴张到最大，舌头打挺，挂满烟垢的尖牙、侧切

牙、磨牙，裸露在空气中，足足撑了五秒钟后又合上，不洁的腌臢气味喷到我的鼻腔里去。我无处可回避。我摸了摸我的烟盒，揪出一支烟栽在嘴唇上。“先生！”从收银台传来声音，“我们这里是无烟区，谢谢！”我快地取下烟，在手掌上敲打。“你怎么不吃？”他的嘴角流下了菜粥的汁液，我用烟头指了指，他直接用手抹了下来。“我嘴边那颗牙，去年松动了，拔了。”他咧开嘴巴，稀疏的牙齿缝隙里垂挂着菜粥里的青菜叶片。“行了。”我的手指敲打着桌面，闷闷地没有回音。“你妈不给我做吃的。”他又补了一句，“衣服也不给我洗。”我又一次把烟栽在嘴上，牙齿紧咬着烟头，“我妈该给你做的？”

我们又走在马路上，我走在前面，父亲落在后面四五步。穿过地下通道时，我站在通道的中央，看着入口处，父亲磨蹭着从夜色中一下子坠入光亮中，他黑色的皮夹克泛出微微的光，人却莫名觉得缩短了，他的影子拉长拉长直至我的脚下，然后爬上我的脚踝、大腿、胸口、脸颊，他靠近我了。他的身上有一股复杂的腐败气味，从他的衣服、头发、牙齿、手上扑过来，他自己或许是不知觉的。我忍耐着这股新鲜的父亲气息，从自己内衣口袋里摸出自己的烟，分给他一根，我自己也来一根。两人重新在烟雾中保持着适当的距离。“怎么样？找个地方睡觉。”

我们拽着各自的小束烟雾，行走在街道上，夜色渐重，行人道边的槐树枝桠上悬挂着一束红灯笼，围绕在主干上的彩灯闪着冰蓝色的粒状灯光。抬头看去，槐树的枝头开始发芽了，末端盘卷，斜斜飞向天空。父亲在后面一棵槐树下停住，拉开裤链，掏出自己

的阳具,对着树根撒了一泡长长的尿液。我等在前面,抽我的烟,然而耳朵里装满了那尿液在树根处滋滋的声音。他抖动自己的阳具,甩了甩,没有排泄干净的尿液又冒出了两滴。拉完后,他的裤链拉到一半时卡住了。卡住就卡住了。他把夹克的下衣摆抻长遮住裤裆。我第一次看到他的阳具。父亲的阳具。虽然我在澡堂里看过无数男人的,可是他毫无忌讳地在我面前袒露,还是让我气恼。他风流的阳具软趴趴地垂挂在他的裆部,像是一条小小丝瓜。这个男人制造了我大姐,我大哥,我三姐,我。他曾经年轻得没有任何东西能束缚他,他的手伸向我母亲,一个干瘦的女人胸腹后,又伸向别的丰满的女人,皮肤嫩滑的女人,叫起来爽透的女人。他。

我耳根子发烧,我的脸也滚烫了。我应该装着没事一样,继续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抽我的烟。他是我父亲。父亲。我好像第一次才发现他也是一个男人。老男人。在树边撒尿的男人。散发出一股腐臭气味的男人。而这个人,是我父亲。父亲。“你怎么不走了?”他问我。他晃了过来,立在我跟前。而我烟偏偏抽完了。他低头缩颈往前走,“或许前头有小旅馆。”他的肩头像是压着很重的担子,弓着,灯光从他脊梁的弯处倾泻下来。背面他像是直立行走的乌龟。东南风扫过他的秃顶,穿过他外八字形成的空当,撞到我的脸上。他轻盈地浮动着,没有脚步声。而我皮鞋的磕托磕托声溅起来,使得他飘得更远。他没有回头,他只知道往前走。他无所眷恋。他是个孩子。

这是一条荒芜的马路,没有一辆车子,只有从两排向着马路中

央弯下来的路灯一路排到远方，人行其中，像是往恐龙的腔骨里穿。父亲的脚后跟以一种欢快的贪婪舔着灰黑色的路面。他突然闯到我这里来，宣告他的离婚。他决定不跟我的母亲过下去了。他要他的自由。没有任何束缚的自由，就在这马路上蹦跶。他跟离婚的我的母亲住在一个屋檐下，趁着离婚的我的母亲不在时偷吃她的饭菜。我的母亲离婚后，依旧是别人口中他的女人。他蹦跶着闯到我大姐的城市，待了一个月后，又到了我的城市。他蹦跶着宣告着自己的自由。他的。他不需要作为一个给孩子缴纳学费的父亲，一个要去工厂流水线做工的父亲，他如今要把撒往养育儿女几十年的大网收起，准备享用丰收的果实。因为，他是我们的父亲。

妈的。没烟。吃下去的东西简直都想吐出来。父亲那里或许有烟。但是我不愿意跟他说话。风快把我们吹透了，清冷的空气掏空我对于手、脚、脸的肉体感受，只剩下最纯粹的寒冷感。我感觉自己在哆嗦。我的手在口袋里抠着洗衣机绞碎的纸片，还有粥庄找剩的三个一角的硬币。镍币在我的手腹上留下它的兰花一面。摸着摸着，我的手指找到一种存在感。这种存在感从手指尖伸枝展叶，一下子扩张到全身。簌簌的打抖声。哒哒的磕牙声。马路浅浅地涨起一层灰蓝色的水雾。父亲的手打在马路中央的铁栏杆上。嗡。嗡。嗡。像是从积雪的高山上传来的雪崩前兆。“不要打了！”我的吼叫声一下子被冷空气吃掉了起码的力度，到了父亲的耳朵里只是一个绵软的请求。他靠在栏杆上，左腿弯在栏杆下面的底座上，斜眼看我。“你说什么？”他最开始那种认错的哀

切表情没有了，又恢复到我最熟悉的那种淡漠的表情。他没有等我回答，就把眼神抬上去，抬上去，穿过路灯搭起的光面，穿过阴沉的云层，直到宇宙的深处。他的魂灵在那里游荡。他不会低头看一眼身边发抖的儿子。这儿子高他一个头，现在也到了而立之年，头发半秃，眼角起了鱼尾纹，牙齿上有烟渍，跟一个女人谈着无休无止的恋爱，每一个星期打三次手枪。他的儿子。他的儿子不会在那无限延伸的宇宙之中。那里只有他自己。

“喂。”我喊了一声，父亲怔忡地看了我一眼，又放下自己的腿往前走。我觉得自己快要发烧了，我的太阳穴生生地发疼。我们今天怎么来到这样的地方？没有人，没有车子，没有任何隔开我和父亲之间的物体。他的影子搭在我的影子上，尽管我跟他隔了一段距离。可是我没有想说的，想说的我早就说过。我说不要来我这里，我很忙。我承认我是站在母亲这一边的。如果母亲来，我会成天陪着她，带着她去逛商场，去爬山，去吃各种好吃的。我有的，我愿意给予这个生我的女人。有她在，家就成立。既然父亲你来了，我只能招待你。跟我母亲离婚的父亲，他带着自己的小包从姐姐的城市直接跑到我的家门口来。他靠在我公寓楼房间的门口，扔了一地的烟头。我上楼梯还未到家门口，就已经知道他的到来。这奇异的预感，像是一阵寒战从心底颤抖开来。这个男人。我立在楼梯的转弯处，手掌来回蹭着栏杆上的圆头，像是安抚一个惊吓过度的家猫。

“你听。”等我走到他左边，他已经立住了一会儿。我眼睛扫着马路，路两侧的防护林在天际处勾勒出高低错落的黑影。“听什